

吳郡志卷三十一

吳郡 范成大撰

宮觀 府郭寺

宮觀

在城仙佛之宇皆中興重建或謂天慶觀門廊
三清殿能仁報恩大殿比舊加壯云

天慶觀在長洲縣西南卽唐開元觀也兵火前
棟宇最爲宏麗紹興十六年郡守王喚重作
兩廊畫靈寶度人經變相召畫史工山林人

漢古閣 正統



物樓櫓花木各專一技者分任其事極其工
緻淳熙六年 聖祖殿火提刑趙伯驥攝郡
重建三清殿淳熙三年郡守陳峴建初道士
募緣 御前亦有所賜始克成就八年

至尊壽皇聖帝賜御書金闕寥陽寶殿六字

爲殿額伯驥跋語上既詔新平江府天慶觀

殿六大大字以揭之雲藻昭回龍鳳翔翥萬目
聳瞻威顏咫尺倚歛盛哉臣觀唐文皇書畫
居鍾王表凡形篇詠賜臣工載在汗簡後爲
美譚然於明道闡教爲生民福者在汗簡後爲
恭惟 皇帝陛下天縱多能游藝八法夏出
神所奚 唐足云矧方玩意昭曠諸神穆清觀

道妙於化原躋斯民於壽域固非下民所能
測窺其萬分第自今仰觀勾吳之墟奎壁垂
光王氣所鍾奔走百神馮訶護持罔敢郡人
或後當與天無極云郡守趙伯驩恭題

龔頤正作上梁文以進 壽皇嘉焉 在昔吳

漢輔誕惟仙聖之宅有嚴壯麗之區與日月
以蔽虧式表中天之華闕帥雲霓而來御蔚
為上帝之高居慶基岳峙以當陽琳宇星羅
而拱極南端洞達正殿穹崇維時三境之常
尊軒集九光之法駕螭蟠萬礎遺址故存輦
飛百楹羣目未覩方重熙累洽之運正遠至
邇安之時曾是殊庭莫還舊觀其何以儉
游於肝蠻甄靈貺於幅員 皇上瞻言不吝
有司之費壽宮申祝亶儲 二聖之休守臣
承蕃志以致虔上士不崇朝而樂施至人示
化高道勤心占營室於瑤光萃梓材於荆楚
莫不霞舒引墨雷動揮斤是度而是宜不震

吳郡卷三十一

二

而不竦瓊檐繡栱條若化成金肥玉階殆非
人境佇結綺粲朝曦之采想觚稜宿非烟之
祥仰規太紫之圓方俯盡鬼神之情狀下鏘
鳴之玉珥知足稱於降臨睨帖妥之瑤壇庶
永蕃於祠奉考其經始曾不淹辰斯舉應龍
之修梁可後巨鼇之竊并敢伸善頌以佐歡
謔拋梁東滄海微茫一望中賜谷扶桑朝玉
殿郁然和氣御靈風拋梁西震澤重湖玉浪
低風雨調和時節好不煩香火詠朝濟拋梁
南只尺神都漢輔三丙位有星長燦爛兩宮
天壽與之參拋梁北金榜雲房新表出一念
通神本聖功八荒有道開皇極拋梁上風馬
雲車來有象上元八景是天宮萬歲千秋輪
景貺拋梁下日夕曾壇隆報謝昭垂乾象報
闡康壽 宸辰尊隆德教並恢於彤管仁恩
長楸於青宮國棟無撓王臣盡忠邊圉永消
於兵革民編益劭於耕農千里絕扎瘡之盤

四民均亭毒之工協氣旁薄而扶輿下九鳳
五龍於平世高靈偃蹇而姣服肅千乘萬騎
於浮空來佑太平之極治普臻希靜之真風
皮日休傷開元顛道士協晨宮上啓金扉詔
使先生坐蛻歸鶴有一聲應是哭丹無餘粒
恐潛飛烟淒玉筭封雲篆月慘琪花葬羽衣
腸斷雷平舊游處觀中有金寶牌真宗所
賜永鎮於地者兵火獨全六朝舊物也殿後
通神庵淳熙八年左街道錄李若濟奉命
建庵額三字亦御書先是有何道人者自
紹興初往來提舉司或觀前真武堂草積中
披髮顛狂以蓑衣蔽形故號蓑衣道人寒暑
不避不與人親或云時有一語中人災福
兩朝間遣使降香問其安否然庵則未始遷
也

澄虛觀在永定寺西

崇真宮在能仁寺西宣和中爲神霄宮燬於兵
門有青石橋扶欄雕刻之工細如絲髮爲吳
中橋欄之最

修和觀在盤門外五里舊太和宮政和中改賜
今名紹興間道士朱至仁復建

王禹偁撰新修太和宮記

夫大道無名強其名而彰用至敬無類聚其類而誘人得之者同出而異名失之者賤彼而貴我自昔皇綱旣紊世教多門雖分之而有三亦統之而爲一蓋應機以設殊塗而歸者矣矧夫伯陽之道宣父所師尚清淨以化民體希夷而應物用之理國則絕聖棄智追軒昊之淳風以之修身則抱樸含章異巢由之素隱無欲觀妙有感則通邈乎遠哉不可得而言矣蘇州太和宮者唐畢誠之別業也誠之子師顏及其子宗逸避巢寇之亂徙而家焉先是道士戴省甄者長洲人也幼喪其父隨母歸於畢氏宗逸無子戴實嗣焉與兄子必以棄俗入道淮南王之有國也五世其昌三教具舉顧毘陵之勅敵建吳門之巨屏利用禦寇匪親不居節度使錢公文奉茅土是分緇黃尤盛乃以子必以主開元觀省甄處洞必以宮尋屬兄也云亡委茲棟蓐母今不造傷彼棘心且念出破琴之家繼臥甕之

吳郡卷十一

四

後林鳥返哺以無及桑蟲受食而有懷思舍田園肇興寶宇爰以巳巳歲申牒而請命焉則神德啓運之九年開寶紀號之二祀也錢氏賜額曰太和乃與弟子吳必以芝主而建焉于是翦葦蕪以樹垣墉浚汗潦而開池沼伐彼良木鳩于梓人繫日以儆功隨方以募衆亦旣無怠斯焉告成倬彼仙鄉忽如神化則有上清之殿事天尊也北極之堂列仙官也星壇三級俊祠祀也霜鐘萬鈞警昏旭也繪事盡妙粹容有儀芝蓋雲駢婉若瑤池之會水膚雪態依然姑射之人其或民罹札瘥歲有水旱則必禱三官而禳謝修七齋之威儀霜清步虛露冷真籙章醮具矣福佑隨之實天神之攸憑生民之所怙也爾乃就水以治檻因高而創亭竒花移茂苑之春怪石減洞庭之翠夏筍錦折秋荷蓋圓纖埃不生衆卉是茂漁人誤入應謂桃源海客遐瞻更迷蓬島姑蘇勝槩此實盡之暨

王入觀隨圖籍而效貢已在提封攷碑篆以
無文曷虞陵谷禹偁字人多暇訪道于茲爰
述斯文用上垂來裔振絃歌而化俗尚愧子游
乘風雲而上天焉知老氏謹為銘曰蘇臺南
岵震澤東涘其誰居之畢公之里其誰嗣之
戴氏之子棄茲浮世依彼縱門乃與宮宇
肇自田園厥功既輯其教彌尊它山未勒祕
宇空存敢書事迹貽于後昆春晚游太和宮
詩數里新萍夾岸莎春來乘興宿烟蘿隨風
蝴蝶顛狂甚當路花枝採折多絳節參差抽
苦笋翠鈿狼籍撒圓荷湖山滿
眼不休去空羨漁翁雨一蓑

靈祐觀在洞庭山林屋洞洞傍舊名神景宮唐乾
符二年建內有林屋洞洞中景物具祥符圖
經本朝天禧五年詔郡守康孝基重造
皮日休曉

吳郡卷三十一

五

次神景宮夜半幽夢中扁舟似鳧躍曉來到
何許俄倚包山脚三百六十丈攢空利如削
遐瞻但徙倚欲上先矍鑠濃露濕莎裳淺泉
漸草屨行行未一里節境轉寂寞靜逕侵沈
寥幽扉傍巖壑松聲正清絕海日方照灼歛
臨幽墟天萬想皆擺落壇靈有芝菌殿聖無
鳥雀瓊幃自迴旋錦旌空燦錯鼎氣為龍虎
香烟混丹朶疑看出嶺雲默聽語時鶴綠書
不可注雲笈應無鑰晴來身思佳崦裏花光
弱天籟如擊琴泉聲似縱鐸清齋洞前院敢
負從以科約空中悉羽章池上皆靈藥金體
可酣暢玉豉湛咀嚼存心服鬱胎叩齒讀龍
躋福地七十二茲焉堪永託在獸乏虎貙於
蟲不毒蠱嘗聞擗骨錄仙誌非可作綠腸既
朱髓青肝復紫絡伊余乏此相天與形貌惡
每嗟原憲瘡常苦齊侯瘡終然合委頓剛亦
慕寥廓三茅亦常往竟與珪紉薄欲問包山
神來賒少巖壑陸龜蒙曉帆逗碕岸高步入

神景灑灑襟袖清如臨藥珠屏雖然群動息
此地常寂靜翠澗有寒銷碧花無定影憑軒
羽人傲夾戶天獸猛稽首朝元君寒衣就虛
省研空雪牙利漱水石齒冷香母未垂嬰芝
田不論頃遙通河漢口近撫松桂頂飯薦七
白蔬杯醜九光杏人間附塵躅固陋真鉗頸
肯信井鰲傾猶疑夏蟲永從一披省皮日休
禾啼金鼎盡出水霜書期君幽人怡一來
三宿神景宮古觀岑且寂幽人怡一來
包山下三宿湖之湄況此深夏夕不逢清月
姿玉泉浣衣後金殿添香時客省高且敞客
狀播德奇石枕冷入腦筵席寒侵肌氣清寐
不著起坐臨堦墀松陰忽微照獨見螢火芝
素鶴警微露白蓮明暗池窓櫺帶乳蘚壁縫
含雲鞋聞磬走颺颺見燭奔羈雌沆漉欲滴
瀝芭蕉未離披五更山蟬響鬢發如吹篴杉
風忽然起飄破步虛詞道客巾異樣上清朝
禮儀明發作此事豈復甘趨馳陸龜蒙靈蹤

吳郡卷三十一

六

未徧尋不覺谿色暝迴頭問棲所稍下杉蘿
逕巖居更幽絕澗戶相隱映過此卽神宮虛
堂愜雲性四軒盡疎達一榻何清零髮髯聞
玉笙敲鏗動涼磬風疑古松粒露壓修荷柄
萬籟旣無聲澄明但心聽希微辨真語若授
靈皇命尺宅按來平華地漱餘淨頻窺宿羽
麗三吸晨霞盛豈獨冷衣襟便堪遺造請徒
探物外趣未脫塵中病舉手謝靈峯倘伴事
艇歸

上真宮在洞庭山上舊上真觀梁大同四年置

元豐中陳干撰上真宮記蘇州之南四十里
有湖曰太湖卽古震澤也又西二十里有山
曰洞庭卽古包山也山躡太湖心而形勢巖
薛氣象聳秀非人世所宜奄據而傳者皆以
爲神明多宮乎此蓋山之中有林屋幽墟之
天卽洞天之第九也又有毛仙公之壇卽福

地之四十三也又山之西縹渺峯之南北際
湖之陽卽梁隱士葉順昌之宅也大同四年
隱士捐宅以資道而奏可其爲宮卽今之壽
聖上真宮也山與塵土隔而宮又當山屏環
合之交人亦信其爲神仙之別隱也崇岡伏
嶺雲烟之所封而不散邃巖麗谷泉瀑之所
漱而不枯舒焉而明莫知其爲畫慘焉而晦
莫辨其爲夜蓋山間之朝昏也芳林茂草虎
狼之所留而霜雪不能凋岫花野實禽狝之
所勝而人力不能攘金石之潤不以暑而焦
松桂之青不以寒而改蓋山間之四時也累
朝昏以爲月而不眩其速積四時以爲歲而
不見其久幽人已往而遜者誰肥荒區相仍
而來者誰繼此其年歷愈滋而遺緒易替也
天聖八年州愴其如此乃於天慶觀選道士
葉紹先以主之山林之居其朋以木石其游
以鹿豕而間焉不蹊則藁蔓荒穢以治廬非
我路矣况緜久哉紹先至卽誅穢以治廬非

吳郡卷三十一

特肅神位而已又以晏內處也封土以崇墉
非特限壘莽而已又以威外侮也宮室旣闕
神明旣容山蔬圃茹足以食終日道術禮醮
足以化衆人訖至和改元紹先亡令朱超政
代之卽其嗣也超政又元能謹勵其守而光
其傳以齋戒攝心之逸不以夷險動也以鍼
藥救人之急不以貧富辭也舉包山之民無
遠近無少大皆名其爲先生也蓋昔之所已
廢至二人而興昔之所在者豈非二人而備
數百年之蹤絜然復在者豈非二人而備
余因爲之說曰冲虛以生白體靜以生明而
杳焉其太無者道之真也以心君神以神明
氣而休焉其無情者道之真也以心君神以
仁之以其不忍與我非嬰而應之以其非對
由是而精之則神也由是而神之則仙也術
傳於祕不傳於露用欲其晦不欲其彰全真
於太陽所解蓋德之陰以與天地合卽將以
不疑其夜解蓋德之陰以與天地合卽將以

相天地而焉為天地所相行之密以與鬼神
通即將以役鬼神而焉為鬼神之密以與鬼神
獨俯仰不齊此古之所謂至人而寂寥千百
年間無一人也使吾道之不能明于天下者為
智者不知乎此而愚者不能乎此而欺者好
不行於天下者為信者不篤乎此而欺者好
行詐也今之名山有洞庭者固多矣其能
奮振吾道以興壞濟物有如洞庭者固多矣
難見也余所以樂為記其大畧而又為之說
如此文林郎守常熟縣尉陳干撰皮日休逕
盤在山肋繚繞窮雲端檇菌杖頭紫綠崖屐
齒剗半日到上真洞宮知造難雙戶啓真景
齋心方可觀天鈞鳴響亮天祿行蹒跚琪樹
夾一逕萬條青琅玕兩松峙庭際怪狀吁可
嘆大螭騰共結修蛇飛相盤皮膚坼甲冑枝
節擒軀犴罅處似天裂朽中如井智灑徙風
聲疾距跖地力瘞巖根上露鉗欽空中狂波
瀾合時若蒼莽濶處如輾轆儼對無霸陣靜

吳郡卷三十一

八

問嚴陵難靈飛一以護山都焉敢干兩廊絜
寂歷中殿高噴屹靜架九色節閑懸十絕幡
微風時一吹百寶清闌珊昔有藥道士位當
昇靈官欲笈紫微志唯食虹景丹既逐隱龍
去道風猶此殘猶聞絳目草往往生空壇羽
客兩三人石上譚泥丸謂我或龍胄粲然與
之懽衣巾紫華冷食次白芝寒自覺有真氣
恐隨風力搏明朝若更佳必擬隳儒冠陸龜
蒙嘗聞昇三清真有上中下官居乘佩服一
一自相亞霄裙或霞粲侍女忽玉姪坐進金
碧腴去馳騖歛駕今來上真觀恍若心靈訝
祗恐暫神遊又疑新羽化風餘撼朱草雲破
生瑤榭望極覺波平行虛信烟藉閑開飛龜
帙靜倚宿鳳架俗狀既能遺塵冠聊以卸人
間方大火此境無朱夏松蓋蔭日車泉紳施
天鱗窮幽不知倦復息芝園舍鏘佩引涼姿
焚香禮遙夜無情走聲利有志依
閑暇何處好迎僧希將石樓借

希夷觀在靈巖山下

紹興十三年四月太傅橫

醴泉觀使咸安郡王韓世忠用私錢於平江

府靈巖山下修葺道觀計屋五十餘間乞以

府郭寺

能仁禪寺在長洲縣西北二里即梁重

從寺

入國朝為承天寺庭列怪石俗傳錢王立前

有二土山中有銅無量壽佛像高丈餘宣和

中禁寺觀橋梁名字以天聖皇王等八字改

今額

韋應物登重從寺閣時暇陟雲鬱蒼蒼

吳郡卷三十一

九

山川表明麗湖海吞大荒合沓臻水陸駢闐

會四方俗繁節又喧雨順物亦康禽魚各翔

泳草木遍芬芳於茲省吐俗一用勸農桑誠

知虎符忝但恨歸路長孫覲能仁寺重鑄鐘

銘太平興國之初平江節度使孫承祐鑄大

銅鐘於能仁寺為樓三成居之後百五十年

當建炎庚戌盜入平江能仁大火一夕燼又

四年紹興癸丑寺僧行和者募眾力更鑄鐘

成為銅萬三千斤晉陵孫覲為之銘曰法音

無礙遍滿大千際天軼海無量無邊眾生執
迷馳走空聚聽蟻為牛夢春作鼓矯亂顛倒
妄認前塵色聲交驚不守其真粵有大士修
三摩地出大音聲而作佛事燧木革金以燔
以鎔鑄此東序千石之鐘蛇以目聞豬以足
聽水鳥風林更相和應除龔破贖一擊而通
八方上下地獄天宮一切滿中十類四相凡
厥聲聞俱證無上

永定寺在吳縣西南前梁所置

韋應物遊永定寺北池僧舍密

竹行已遠子規啼更深綠池芳草氣閑齋春
樹陰晴蝶飄蘭徑游蜂遶花心不遇君携手
誰復此幽尋寓居精舍政拙忻罷守閑居初
理生家貧何由往夢想在京城野寺霜露月
農興羈旅情聊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眼暗
文字廢身閑道心清即與人羣遠豈謂是非
嬰永定寺喜辟疆夜至子有新歲慶獨此苦
寒歸夜叩竹林寺山行雪滿衣深爐正燃火
空齋共掩扉還將一樽對無言百事違

朱明尼寺在吳縣西北東晉時邑人朱明捨宅
為寺舊傳朱明富而孝友其弟聽婦言壞宅
欲避兄離居明以金穀盡與弟唯留空室一

吳郡卷三十一

十

夕大風雨悉飄財寶還明宅弟與其婦愧而
自縊明乃捨宅為寺楊備朱明寺不悌爭分

臺何緣半夜狂風雨
暗裏却飛錢帛來

廣化寺在長洲縣西一十步梁乾元三年諸葛
氏捨宅為之名崇吳禪院 本朝大中祥符
元年改賜今額中更兵火夷為煨燼都僧正
清立以醫藥利施一方所得貲不以厚其藏
而以建大殿塑三世佛大菩薩齋堂十方佛
殿淳熙二年其徒復以餘橐勅經樓龔頤正

爲之記其略如此

方子通和廣化寺午日府

上賓閑金地無塵晝敞關風靜簫聲來世外
日長仙景在人間詩成郢客爭揮翰曲罷吳
姬一破顏此節東南無
此會高名千古映湖山

龍興寺在吳縣西南梁所置紹興間於官倉瓦

礫中得房瑄所作寺碑韋夏卿再立者

唐金紫光

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
河公房瑄寺碑序祕書省校書郎綦毋潛銘
厥初道在人和上皇取象以濟其畧中古淳
薄人散東周出禮以順其動後代澆極人妄
西方流化以復其情夫動與理違靜與道遇
詩書之義尚乎聰明其終動以乖乘戒之旨
反乎視聽其終靜以適然則先王之作其未
盡歟如來之道其無上歟觀其數乘方駕愚

智各新其業大慈一貫胎化咸遂其情法要
颺言佛性可以懸得禪宗陰契菩提可以程
至通天上下地之生固成其圓果輪迴極厄無
必遇其勝因累生固成其圓果輪迴極厄無
物不盡非釋迦如來孰能至於此乎精宮爲
歸誠之地比丘是覺後之人非明王良臣孰
能崇於此乎此宇宙我高祖創集之我烈祖
潤色之則天皇后中微之孝和皇帝再興之
此龍興寺則孝和之天下諸州各建同號所
以慶王業也雖棟宇已立而裝持未嚴開元
十七年天火下焚僅獲半存州將皇三從叔
無言聖繼帝緒稟受自高發慮存誠與庶
品不類於彼無度外之物在我無累已之人
廣不可尋深難以測政成化博身逸俗康位
居藩牧與天子共理親則叔父與人主同家
護社稷深于他臣視龍興別于餘寺興言多
感舉意大成以家率先施錢數萬合境僧尼
等道會一體物通十方同力來奉佛塔此州

是闔廬故國太伯始封習俗尚華人云克讓
聞義風偃捨財雲集上座戒嚴長江氣雄心
朗才傑寺主行虔外想遺形苦心堅行相與
戮力營衛受仗州主由是發人取材輦貨購
匠川流咽塞道路相望體製諮決於公輸瓌
巧採竒於衆藝程式既定百工齊舉素無特
起舊有增飾從正殿之四雷蔓長廡之南
垂廓開房室增加廢庫高閣疊起以下覆三
門並建以相挾如少華之承西嶽少室之拱
維嵩彩翠虹新樂櫺雲密歛爾已就宛然化
成右驛亭左城堞亘望直視一面齊啓背倚
闌闔俯朝盈夕散之人前枕通莊閣朝京通
越之士地富聚落之腹壯爲塔廟之首標吳
中之巨麗實天下之景福向若衆生無緣則
佛不出震龍象教何以建寺乎州無賢牧則
不化財力何以得廣乎百祥畢備成是寶功
足可以光揚前烈孚佑下人也瑄浮客一過

吳郡卷三十一

十一

捨舟投體目駭竒功心賞直節輕諸敘事不
甚明暢銘而頌之實在能者詞曰在昔元命
運革唐德大象有歸神器載復天人用慶從
縱津扇福乃命率土崇之法堂錫名取類棟
宇以光善本物持淨亦神護發地騰焰莫知
其故疎綴煙銷迴廊燼去半落層巖斜通
平地烈烈皇叔總我古城象設不觀風埃咸
盈崩殘不葺忠孝何并乃廣其施誘人助成
英英郿貳亦旣同聲粲粲僧士誰非會情投
心霧塞効信泉傾舊制俄滿新規更營龍跳
透檻虎翼飛薨與國同劫配天作程假詞紹
美吁其以驚貞元中造寺僧元壹神悟寺主
靈俊上座靈琬都維那靈會經營結從斷木驟水
願廣成化攝有緣捨施雲會取材斬木驟水
奔山驚途數千剋期以就戊寅歲刺史給事
中京兆韋公夏卿言念棟宇修復碑紀起廢
爰獲舊文重此古書前守揚州高郵縣尉沈
日建東海徐知古書前守揚州高郵縣尉沈

寧象額揚備詩高刹長幡敞淨居方袍圓笠
照通渠龍興舊額加新榜不見金輪皇帝書

瑞光禪院在吳縣西南舊普濟院宣政間朱勔
建浮屠十三級靖康焚毀淳熙十三年寺僧
重葺稍復舊觀

報恩寺在長洲縣西北卽吳先主母吳夫人捨
宅所建通從之寺基也支硎山亦有報恩寺

或云錢氏建移額於此寺有小院五曰文殊
曰法華曰泗州曰水陸曰普賢有塔十一級
兵燼後有行者金大圓募衆復建僅能九級

吳郡卷三十一

十三

所費計數十萬緡寺有臥佛北人多呼爲臥
佛寺舊又有不染塵觀音像高數丈今復塑
者徒存其名云

妙湛尼寺在提舉常平司之東寺舊有塔兵燼
後王岐公之孫女慈明大師者募衆重建

開元寺在吳縣西南卽後唐同光錢氏所徙寺
也寺有晉時浮海來二石像及佛鉢兵燼後
二像猶存鉢亦爲一僧藏去得脫今寺中世
寶之相傳漁人以貯葷茹鉢遂破壘視其壘

處色采絢爛非玉非石不可名狀

梁簡文浮海石像銘蓋聞軒后之圖載浮河
洛秦王之壁更涌滄溟昭潭之洲乘清源而
西泛蓬萊之岫逐安流而南徙況夫道由慈
善應起靈覺是以無方之迹隨機示現無緣
之力因物成感晉建興元年癸酉之歲吳郡
婁縣界松江之下號曰滬瀆此處有居人以
漁者為業樹此詹綸無甄小鮪布斯九戩常
待六鼇遙望海中若二人像朝視沉浮疑諸
蜃氣夕復顯晦乍若潛火於是謂為海神即
與巫祝同往祈候七盤圓鼓先奏盛唐之歌
百味椒漿屢上東皇之曲遂乃風波駭吐光
景晦冥咸起渡河之悲竊有覆舟之懼相顧
失色於斯而返又有受持黃老好尚神仙職
在三洞身帶八景更竭丹款復共奉迎尊像
沉軀沒而不見經歷旬日遐邇俱聞吳縣華
里朱膺清信士也獨謂大覺大慈將宏化迹

吳郡卷三十一

十四

乃沐浴清齋要請同志與東靈寺帛尼及胡
伎數十人乘船至滬瀆口頂禮歸依歌嘖贊
德于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益而未移
良開花而不噴雖舟子招招弗能遠驚而靈
相峩峩漸來就浦仰觀神像巖然雙沉非因
鷓首詐假龍橋豈藉銀連寧須玉軸背各有
題一名維衛一各迦葉於是時眾踊躍得未
曾有復懼金僊之姿非凡所徙試就提捧豁
爾勝舟指燕宮而西歸望葑門而一息道俗
側塞人祇協慶膺家住近通元寺迺孫權為
乳母陳氏之所立也亦一邦之勝地胥山之
神塔乃遷像於此寺武夫數百咸不能勝共
怪曰朱膺帛尼二人之力而能捧持不覺為
異今人工甚盛確乎不移此必精誠弗能致
也乃復竭心同時稽顙然後迺動至自舟中
故知據井夜飛實無以異石不能重有覺憑
焉後有外國沙門釋法開來稱彼國眾聖所
記云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若能恭往

禮觀滅無量罪免離三塗禮已而去中大通
四年歲在壬子臨沙汝靈侯奉敕更造銅光
二枚其一高九尺其一高八尺五寸銅邁丹
陽恥論劉向之術區選攻金無俟嵇康之鍛
既鑄既鏤是磨是銑曄如光定湛似日輪亦
當遠照三千普瞻色像遙觀十方俱聞說法
豈止惜命小鳥欣入影中重罪衆生還逢愛
日而已哉吳郡僧正慧法師深修五定淨持
七支於三寶中盡力宏護立摩尼之勝殿製
飛行之寶塔至於莊嚴妙色實有厥勞昔魯
聖云亡尚追儀於有若楚臣殞世亦託似於
優旃放勳之后更圖長樂之畫文命之君不
絕稽命之禩或傳諸往牘或布在前言或贊
述盈耳或壽宮虛置況遠追應身近現靈迹
不銘不勒何以稱揚乃爲銘曰巍巍天像堂
堂最勝慧日獨園無生永證愍此魚鈞傷茲
螺孕乍動慈舟時延寶乘畱住待緣獨有傳
應傳應伊何寶茲靈像履水晨游凌濤夜上

七衆有憑九垓知仰照此真容開斯俗網千
輪足起萬字胷書身橫五分衣刻三銖嗟爾
未俗心王所驅顛浮水沫命役馳駒宜宏希
嚮必盡勤劬覩相塵滅聞聲惑祛湛然神跡
長處全吳皮日休開元寺佛鉢詩并序按釋
法顯傳云佛鉢本在毘舍離今在乾陀衛竟
若千百年當復至西月支國若干百年至于
闐國若干百年當復至屈茨國若干百年當復
來漢地晉建興二年至屈茨國若干百年當復
僧尼輩取之以歸今存于開元寺後建興八
年漁者於滬瀆沙汭上獲之以爲白類乃葷
而用焉俄有佛像見于外漁者始以爲異意
滬瀆二聖之遺祥也乃以鉢供之迄今尚存
余遂觀而爲之詠因寄天隨子帝青石作綠
氷姿佛律也云此鉢所精也玉曾得金人手自持
拘律樹邊齋散後提羅花下洗來時乳麩味
斷中天覺麥麩香消大劫知從此共君親頂
戴斜風應不等閑吹陸龜蒙空王初受暹神

功四鉢須臾現一重在鐘光寒好照金毛鹿響
積飯覆時應帶步羅鐘函香裏見不煩西去
靜堪降白耳龍從此寶函夏衣始輕體遊步
詣靈峯韋應物遊開元寺夏衣初綠陰生晝
愛僧居果園新雨後香臺照日累形跡一來
靜寂作孤花表春餘符竹方為累形跡一來
疎李紳開元寺序此寺多太湖石有峯巒竒
狀者頃年多遊寓於此及大和七年往來皆
不復到寺中石太半亦無也詩云十層花宇
真毫相數勿峯巒坐隅尺窺巖壑窓外高
散周香海小輪圍坐隅尺窺巖壑窓外高
低辨翠微難保爾形終不轉莫令偷拂六銖
衣皮日休早景卽事客省蕭條柿葉紅樓臺
如画倚霜空銅池數滴桂上雨金鐸一聲松
杪風鶴靜時來珠像側鵠馴多在寶幡中如
何塵外虛為契不得支公此會同陸龜蒙日
上翠思疊影紅一聲清梵萬緣空禪從滿蒙日
貝多雪料峭入樓于闐風水榭初抽寥沈思

吳郡卷三十一

竹窻猶掛夢竟中靈香散盡禪家接誰共殷
源小品同辨浩論小亦有經九流二曰禪家疑義者以謙
鮮籜水犀文森森競法林梢雨巖巖爭穿石
上雲並出亦如鶯管合各生還似犬牙分折
烟束露如相遺何從啼明朝不茹葷陸龜蒙
春龍爭地養檀藥況是雙林雨後看迸出似
豪當垤孤生如恨倚闌干凌虛勢欲齊金
刹折贈光宜照玉盤更待錦包零落後粉環
高下搗烟寒皮日休陸龜蒙於馬乳苔滑似龍
雖難避僧家自有期泉甘於馬乳苔滑似龍
蔡和任誕襟全散臨幽榻旋移松行將雅拜
篁陣欲交麾龜望塔青髻識登樓白鴿知石
經森欲動珠像儼將怡筒簞臨杉穗紗巾透
雨絲靜譚蟬噪少涼步鶴隨遲烟重迴蕉
扇風輕拂桂帷對碑吳地說開卷梵天詞積
水魚梁壞殘花病枕歆懷君瀟洒處孤夢遶
不恩辭能題寺閣一閣見一郡亂流仍亂

山未能終日住尤愛暫時閑唱棹吳門去啼
林杜宇還高僧不可羨西景掩禪關方子通
程公闢畱客開元飲二首畫錦新坊路稍西
興來携客就僧扉樽前倒玉清無比筆下鏗
金妙欲飛藍輦直須乘月去榜歌時聽採菱
歸流傳白雪吳城滿頓覺炎歊一夕微○仙
老論文小往還多才令尹獨能攀携觴步入
于花界借榻清臨一水間笑語不驚沙鳥去
襟懷猶過野僧閑城中此地
無人愛坐對西南見好山

大慈寺在長洲縣北皮陸集云晉戴顓宅也至

唐司勳陸郎中居之後以為寺號北禪院

休陸龜蒙避暑聯句歎蒸何處避來入戴顓
宅逍遙脫單絃放曠拋輕策爬搔林下風偃
仰澗中石相殘蟬烟外響野鶴沙中跡到此
失煩襟蕭然揖禪伯藤懸疊霜蛻桂倚支雲

吳郡卷三十一

十七

錫鬣清陰豎毛髮爽氣舒筋脉逐幽隨竹書
選勝鋪苜席魚跳上紫芙蓉化綠青壁相心
是玉蓮徒耳為金磬敵吾宗昔高尚志在義
皇易豈獨斷韋編幾將刊鍊髓天書既屢
降野抱難自適一人承明廬野衡論今昔流
光不容寸斯道甘枉尺相既起謝儒從杖亦
翻商羽翼封章帷幄遍夢寐江湖日擺落函
谷塵高欵華陽幘纔詔去雲無信歸來鶴相
識半病奪牛公全慵捕魚客少微光一點落
此芒磔索相釋子問池塘門人廢幽蹟堪悲
東序寶忽變西方籍不見步兵詩空懷康樂
屐韃高名不可効勝境徒堪惜墨沼轉疎蕪
從以齋踰閭寂遲遲不能去涼颼滿杉柏和
日下洲島清烟生苾芻碧俱懷出塵想共有
吟詩癖終與淨名遊還來雪山覓陸龜蒙
同皮日休遊北禪連延花蔓映風廊岸幘披
襟到竹房居士祗今開梵處先生曾是草撥
從堂清樽林下看香印遠岫窻中掛鉢囊今

日有情消未得故將名理問思光皮日休戚
歷杉陰入草堂老僧雖見似相忘吟多幾轉
蓮花漏坐久重焚柏子香魚慣齋時分淨食
鵲能閑處傍禪床雪林滿眼空羈滯欲對彌
天却自傷陸龜蒙寒夜同皮日休訪寂上人
月樓風殿靜沉沉披拂霜華訪道林鳥在寒
枝棲影動人依古堞坐禪深明時尚阻青雲
步半夜猶追白石吟自是海邊鷗伴侶不勞
金偈更降心皮日休院寒青靄正沉沉霜淺
乾鳴入古林數葉貝書松火暗一聲金磬檜
烟深陶潛見社無妨醉殷浩談經不廢
吟何事欲攀塵外契除君皆有利名心

報恩光孝禪寺在長洲縣東南卽舊天寧萬壽

禪院也 徽宗時以爲祝壽道場後卽以爲

薦嚴之地改今額蘇子美寄守堅覺初二僧曾携舊書卷來宿古禪林

方外求知性詩中得賞音爐開山夜靜門掩
雪天陰杙上一寒硯燈前三苦吟韻強顏汗
落句切鬢絲侵玉就還重琢河窮更遠尋穴
爭探乳虎沙獨揀良金字穩天星轉篇終海
月沉唱酬同紀錄得失暗規箴木鐸不徇路
薰風難和琴半生誰引手中道比襟分野
三河濶年華二紀深師方傳祖印我欲謝朝
簪嶺外烟嵐地湖邊雲水心情悰張翰鱸夢
想陸機禽松下莓苔石何年重訪臨

覺報寺在府東南舊名老壽菴王岐公家香火

院也靖康狄難此寺賊酋所寓故不得焚吳

下古名屋惟此寺耳

壽寧萬歲院在長洲縣東南舊羅漢院也寺有

二塔對峙俗名雙塔寺

紹熙中提舉徐誼給

常平茶鹽使者治平江自行殿駐臨安視昔
畿內若節誕彌奉觴稱壽兩宮之庭時為盛
典先期環月率其屬即府城東隅雙塔壽寧
萬歲禪院建祝聖道場備極嚴奉是院肇
唐咸通逮本朝雍熙創造雙塔至道初賜
以舊增新四眾歸仰雲水全集為一大叢林
建院之民王氏捨負郭之田五百八十餘畝
撞鐘擊鼓食者日倍帥常經營而懼弗贍紹
熙二年前太常丞徐公以新安高第就畀使
者節兩朝所知德意孚達基年于此利興
害除會崑山屬邑宗王有田七千餘畝沒入
于官一時貴近相先規取牒訴旁午公曉以
令甲皆不應得命有司召佃如式而長老德
溥因以千畝為請公諉有司給之抑權放勢
平訟息爭不惟法理適宜人無加喙而院之

吳郡卷三十一

十九

眾藉是庶幾資以無乏禱祠之地報上義深
夫一用至公而二美具非公其孰能之德溥
屬頤正記本末於是乎書公永嘉人徐誼字
子宜學有師承德業宏遠固將推之朝廷
見之天下與來世此蓋未足云
三年上元日具位龔頤正記

定慧寺在萬歲院之西本子院也祥符中改賜

今額

寶積教院在黃土塔橋之東舊靈巖山廨院也

永福尼院在長洲縣南

妙嚴尼院在長洲縣西北

傳法尼寺在長洲縣西舊禪興寺也

寧國禪尼院在天慶觀西南

靈鷲寺在長洲縣北舊永光院

大中祥符尼寺在長洲縣西北舊福田寺

仁王尼院在長洲縣東南舊安吳院

資壽尼院在長洲縣東南

天宮禪院在長洲縣東北舊武平院

寶光院在長洲縣東北婁門

雍熙寺在吳縣北舊法水寺有方塔毀於兵燹

至今未能復

吳郡卷三十一

二十

景德寺在黃牛坊橋東寺有廢塔未復

西竺尼院在跨街樓後舊係壽院

乾元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據顧況記云晉戴

逵宅皮陸集又以北禪寺為戴宅則此即今

北禪寺矣

顧況撰建乾元寺記五蘊十二入十

為有無自性為空空有融一即中道義雖石

瓶渡海蚊背負山不為希有事僧法珣與和

合眾法藏等造乾元寺者晉高士戴逵子顥

之宅也乾元初節度使鄭旻之奏云觀察使

李涵李道昌皆有力大臣求無上道以心無

所願無邊受者實與雖空不敗有為有滅無

為有為之體有為無為之用無生無滅無相

無為無名無法說無言語法以無言語說故

有相大乘有觀法門無相大乘無所得無相大
法有所得無相大乘義於法無所得無相大
乘義所得無所得二俱真一乘之義也為妙
因果譬如種子依地而生又如大地能荷羣
有虛空之體大於虛空光明虛覺圓寂萬億故
如來之體大於諸法不動真際從沙煩惱
於無住本建乎鈎虎落弄蛾拂火此衆生自
莫不斷除魚吞鈎樹本清涼佛在提摩竭
取其毒道本平坦樹本清涼佛在提摩竭
國成等正覺諸弟子栖乎茂林藉彼祥草厥
後因時設教猶着弊衣行次乞食及往切利
省摩耶夫人優填王鑄金刻木始用膠漆泥
布佛有像自此始也與佛在時功德無異於
是給孤長者造祇栢精舍末田底伽造龍宮
精舍竺乾法蘭造洛陽白馬寺佛圖澄造鄴
中九百七十三寺釋道安造襄陽一十五寺
遠法師造廬山東林西林寺度法師造攝山
栖霞寺杯渡汾師造南陵隱靜寺傅大士造

東陽雙林寺思大師造衡陽南嶽寺智者大
師造天台國清玉泉寺三十五寺畧也涅槃
無前無後般若無新無舊法珣上人重舊德
不輕新學門人清玦請况於經藏中抄佛心
說永示無極文曰倬哉迷盧宏亘大千百億
日月藕絲貫穿蚊背負之飛登梵天塵勞為
海般若為船截生死流是曰希有大哉乾元
實則不朽和衆雲臻珣為稱首佛告善來寶
坊崇哉法雨洒
埃慈雲徘徊

南禪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

白居易南禪寺千

記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
心蜀沙門清閑矢謨吳僧常敬弘正神益等
儻功檀主鄧子成等施財院僧法弘等葺事
太和二年秋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緡
萬藏與經之費計緡三千六百堂之中蓋
下藏蓋之間輪九層佛千龕彩繪金碧以為

飾環蓋懸鏡六十有二藏八面二門丹漆
銅錯以爲固環藏敷座六十有四藏之內轉
以輪止以爲固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
五十有八藏成經具之明年蘇之緇白徒聚
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僧
越之妙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爲之主宜請初
發心人前本郡守白少傅爲之記僉曰然遂
既來教行如流僧至如歸供施達觀隨日而
集堂有羨食路無飢僧游者學得安給
惠利饒益不可思量師又日與苾芻衆升堂
焚香合十指禮千佛然後啓藏發函鳴鍵椎
唱伽陀授持讀諷十二部經聲洋洋充滿
虛空上下遠近有情識者法音所及無不蒙
福法力所攝鮮不歸心恍然異風一變至道
所得功德不自覺知繇是而言是堂是藏是
經之用信有以表旌覺路也脂轄法輪也示
火宅長者子之便門也開毛道凡夫生之大
寶也亶其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維都

汲古閣

二十二

請予爲記夫記者不惟紀年月述作爲亦在
乎辨興廢示勸誡也我釋迦如來有言一切
佛及一切法皆從經出然則法依于經經依
於藏藏依法隱於堂若堂壞則藏廢藏廢則
經墜則法隱法隱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嗚
呼凡我國土宰官支提上首暨摩帝輩得
不虔奉而護念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乎
經有闕必補藏有隙必葺堂有壞必支若然
者真佛弟子得福無量反是者非佛弟子
子得罪如律開成四年二月一日記

吳郡志卷三十一

風韻後季毛晉訂也
董刊于虞山淑古閣